

*Dark Blessing
of Sins*

黑暗的祝福

燃聿·著
献上我自己，成就你黑暗的圣洁
凡尔赛黑暗国度，爱情，只手遮天

燃聿·著

黑暗的祝福

Dark Blessing of a Knight

④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的祝福/燃聿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075-3371-2

I. ①黑… II. ①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6103号

北京市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0-6450

本书由鲜鲜文化集团授权在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台)地区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 并保留一切权利。

黑暗的祝福

著 者: 燃 聿

责任编辑: 吴 晶

特约策划: 邓萍萍

特约编辑: 唐 婷 赵晓婧

封面、内文绘图: LIAR ESC

装帧设计: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bs.com.cn>

投稿邮箱: hwbs@126.com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55 责任编辑 010-58336190

发行部 010-58336270 5833626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58×230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80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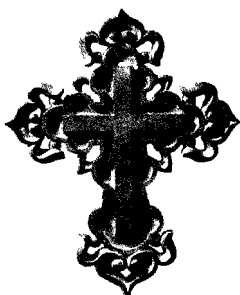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3371-2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录

Chapter.1
Vampire's Bride

血族的新娘

001

Chapter.2
Devil's Touch

恶魔的温柔

076

Chapter.3
Catwoman's Trap

猫女的陷阱

155

Chapter.4
Disaffection of Phantom

魅影的背叛

229

番外
Leaden Fish

灰色的鱼

305

Chapter: I

血族的新娘

Mayfair's Bride

The East Girl, Nana

来自东方的纳纳

巴黎郊外的古尔伯瓦市内，有家名叫“另一岸”的小酒吧，在当地以富有浪漫情调而出名。

事实上这一类的酒吧里，或多或少都有些使人沉醉的特色，但像“另一岸”做得这样成功的却很少见。

霓虹闪烁的街角，三两张钢丝躺椅，一块巨大的菜单牌，外加一串声音悦耳的风铃，“另一岸”的世界便从这里开始。

酒吧内部被装饰成典型的诺曼底风格，木筋墙和石块地板散发着复古的苏合香味，窗外的光线被厚实的帷幕遮盖，唯有烛台和枝形吊灯上烛光摇曳，将整间酒吧笼罩在迷人的昏黄光影中。

客人们喝酒闲聊间，一串串低婉悠扬的小提琴声在耳畔穿梭而过，更是如同点睛之笔，把浪漫的气氛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这家酒吧还有很多其他特色，比如独眼酒保啦，光头店长啦，还有躲在后台从不现身的神秘调酒师等等，但是当现场演奏的小提琴声缓缓响起时，这些特色就全都被这位演奏者耀眼的光芒给盖过去了。

像往常一样，很快便有客人坐上吧台的高脚椅，带着欣赏的眼光远远看着拉琴的东方少女。

“老板，这个女孩拉得不错哟，我可以点支哈雷蒂的曲子吗？”

光头店长转过脸，边擦酒杯边回答：“这恐怕不行，那孩子来法国才没几年，对我们的音乐不熟悉啦。”

“这样啊，真可惜……现在的这支曲子虽然也不错，可是总觉得太忧伤了一点。”

“唔，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啦。”光头店长刚闭上嘴，独眼酒保已经夹着托盘走回吧台，跟客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

“还记得吗？一年前新闻曾报道过，有一对爱好旅游的夫妇在南部森林里神秘失踪的案件，被怀疑遭到黑社会绑架之类的，当时还闹得沸沸扬扬的呢……”

“啊，这件事我有印象！可是我听到的版本好像是说，他们被沼泽里的微生物分解了呀。”

光头店长这时严肃地插嘴道：“不对，你们都错了，最后调查的结果是，由于宇宙中突发性的空间翘曲效应，他们被传送到跟地球现有空间平行的异星球上！”

“……”

拉琴的少女后脑勺滑下一滴冷汗，小提琴的高音突然有一些走调，吧台上的八卦三人组看了看她的背影，又低下头继续闲聊。

“那么，”客人点了一杯杜松子酒，抿了一口问道，“这件事跟这位少女有什么关系呢？”

“不瞒你说，她就是那对夫妇的孩子……啊，有客人来了，我得走了。”

独眼酒保又托着盘子忙开了。

光头店长弯下腰贴着客人的耳朵，补充说道：“大概是一年前吧，她的母亲再嫁，她便跟着母亲来到法国，和继父一起生活，可是想不到才过没多久，就发生了那种事……父母至今下落不明，她又还未成年，既拿不到遗产又拿不到保险金，所以就只好四处打工来维持生计了。”

客人听了连连叹息道：“真可怜呢，难怪小提琴的音色会这么伤感。”

“是啊。更可怜的是，她不久前刚刚收到巴黎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却因为付不出学费，不得不放弃入学。唉……要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得上忙就好了。”

光头店长突然停下手中的活，眼里闪过一道狡黠的光芒。

“不是现在就有吗？”

“咦？”

“这里是菜单。”光头店长笑容满面地说，“假如客人你再多点一柱啤酒的话，我就给她加薪。”

“呵，老板你可真会做生意啊！好吧，我看看……唔，我要一根黑啤柱，外加两杯路易十三。”

“多谢惠顾！”光头店长立即对正中央的少女打了个响指，“纳纳，拉一支哈雷蒂的曲子给这边的客人吧。”

纳纳转过身点点头，重新调整了一下脖子和琴身的角度，轻而易举就转变音

色，拉起明快的旋律来。

“什么？”客人顿时傻眼，失笑道，“真是的，明明就会拉嘛，我被你骗了啦。”

“人们常说意料之外的礼物才是真正的礼物，不是吗？”

“算了，这是我最喜欢的曲子，看在她拉得这么出色的分上，我原谅你了。”

光头店长笑着耸了耸肩，继续擦他的酒杯。

“不过关于她的身世，我可没有骗你哦，你多点的那部分我会全部算进她的薪水里的。这样做，也算是表达我对音乐的一点点支持吧……”

凌晨一点。

歇业后的酒吧休息室里，纳纳按惯例做着小提琴的保养工作，一手托着琴身，另一手拿着干布，小心翼翼地擦去琴弦、琴腹和指板上的松香末。

一起想起刚才那位客人同情的眼神，她就感觉浑身不自在。

店长和酒保真是两个大嘴巴……

她明明还没有凄惨到那种地步好不好，为什么总喜欢跟客人提到她父母失踪的事啊？而且还半怂恿、半强迫地要求客人买昂贵的酒，这样做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虽然他们想用这种方式帮助她的好意，她也不是不能理解啦，但是这么一来，总觉得像是在故意装可怜，厚着脸皮乞求客人的施舍似的，害她羞愧得连头也抬不起来。

可是每当她跟那个光头店长抗议的时候，店长却一副煞有介事的表情，一边闪着泪光，一边看着天空说：“这是男人的浪漫，你是不会懂的……”

拜托，你要浪漫是你的事，不要拖我一起下水啦！

想归想，纳纳却不敢当面跟店长顶嘴，只好任由他和酒保两个人去散布八卦。结果发展到最后，她的身世就变成酒吧的惯例讨论话题，而她的悲怆小提琴独奏曲也就渐渐成了酒吧的一大卖点了……

真不知道是该高兴呢，还是该难过。纳纳叹了口气，把擦拭光亮的小提琴收拾进琴盒，打开记事簿，确认接下来的打工内容。

“明天是星期三，孩子们下午不上课，那么早上就去M夫人家教汉字，下午去D夫人家照看小孩，晚上七点去奥赛博物馆打工，十一点以后再回到这里拉小提琴吧。”

决定好第二天的行程之后，她在今日一栏上画了个大×，写上了几句简单的注释，正要顺手合上记事簿，一个红色标记的日期跃入她的眼帘。

二月二十八日，这是一年前法院推定父母失踪的日子。纳纳呆呆地放下记事簿，望着漆黑一片的窗外。原来到明天就已经整整一年了啊……

“叮铃铃铃——”突然，一阵急促的手机来电提示音，把纳纳从恍惚中惊醒。她拍了拍手上的松香末，从背包里摸出手机。

来电显示是“未知”，纳纳一脸疑惑地将耳朵凑上去。

“晚安，请问是加佩小姐吗？”

“嗯，是我。”

“这里是南特地区警署，关于一年前加佩夫妇失踪一案，我们有了一些新进展，能麻烦你来警署一趟吗？”

感觉到心跳急剧加速，纳纳困难地吞咽了一下，半天才结结巴巴开口：“请、请问，新的进展是指……”

“我们找到了一点跟加佩夫妇有关的东西，具体情况等你来了之后再说吧。”

“好，我马上就来，请问……”

电话却已经中断了。纳纳合上手机，抓起背包就向门外冲了出去。

从酒吧“另一岸”坐火车到警署只需十五分钟，但对纳纳来说，这十五分钟却比任何时候都要难熬。好不容易熬到火车停站，一路飞奔跑向警署门口，又耐着性子通过安全检查，抱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纳纳终于敲开了搜查办公室的门。

接待她的正是打电话通知她的警官，年龄约在四十上下，高鼻梁凸颧骨，脸上一副看不出表情的职业笑容。

“你好，加佩小姐，我是隶属巴黎司法警察总署的搜查官迪第埃……”

在他自我介绍时，纳纳却心神不宁地环顾办公室四周，心里暗自猜测到底会是什么新进展。在看到离她不远处一名年轻警员手里的东西时，她的目光突然停滞不动了。

这个年轻警员提着一只黑色的大塑料袋，袋子的正面贴了一个编号为D00225的白色标签，上面写着她父母的姓名：丽元·加佩夫人和尼古拉·加佩先生。

一瞬间，纳纳的心几乎提到喉咙口，发出来的声音也颤抖不已：“这、这个是……什么？”

“哦，那就是我们找到的东西。”迪第埃警官向年轻警员做了个手势，招呼他过来，然后一脸严肃地对纳纳说，“别急，我们坐下来慢慢说。”

纳纳却根本没有“坐下来慢慢说”的心情，黑色的塑料袋让她产生非常不好的联想，如果不是有两位警察在场，她几乎就想捂着眼睛和耳朵夺门而逃了。

在年轻警员动手撕开塑料袋的封条，一圈一圈解开绳子时，纳纳心惊胆战地僵在原地，闭紧眼睛，心里不停地默念着：不要是他们、不要是他们、拜托千万不要是他们……

过了几秒，听见塑料袋被打开的声音，纳纳猛地深吸一口气，抱着豁出去的心情睁开眼睛一看——

一个陈旧不堪、满是泥巴的登山包，孤零零地躺在塑料袋里。

纳纳张开嘴巴，呆呆地看着迪第埃警官。“欸？是背包？”

“没错，是背包。”

“……你说，你们搜查队找到的东西就是这个？”

“没错，就是这个。”

纳纳扶了扶沉重的脑袋，跌坐在椅子上，费了好大的工夫才忍住想把背包劈头盖脸往他头上丢去的冲动。

哇咧，这些警察到底是想怎样？既然是这么简单的情況，为什么电话里不事先说明，还让她提心吊胆地一路跑过来？就算电话里不好说，那见了面总可以直截了当说出来了，为什么还要坐下来慢慢说？故意吊人胃口很有趣吗？

这些倒也算了，最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好端端的旅行背包，为什么要用黑色的塑料袋装起来啊？还贴上标签和姓名，这会让人联想到“变态碎尸案”耶！拜托也稍微考虑一下平凡小市民的心情好不好？

迪第埃警官当然不可能听到她的心声，见她低垂着头，还以为她是一时触景伤情，难过到说不出话来，于是便放低嗓音安慰她说道：“别担心，虽然对于加佩夫妇的行踪，我们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是这个背包给了我们很多线索。

“根据报告，背包是在森林未指定扎营区的地底下，某个坍塌的帐篷里挖掘出来的，发现时周围大部分物品都已发霉腐烂，只有这个背包由于防雨布的保护而幸免于难，里面的物品也大都完好无损。

“经过鉴定，我们确定这是加佩夫妇随身携带的旅行包，可以证明当时的失踪地点就在那里，但遗憾的是，具体原因还不十分明朗……”

说着，迪第埃警官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递给纳纳。

“这是旅行包内所有物品的清单报告，你可以凭记忆核对一下，也可以直接查看背包，有什么疑问请立刻告诉我，也许会对搜查有帮助。”

想到父母仍然下落不明，眼下还有重要的事要做，纳纳这才稍微振作了一点，把心思集中在那个登山包上。其中某个奇怪的物品引起了她的注意。

“这是什么？”

在一堆普通的旅行用品中，躺着一面四四方方、书本大小的镜子。

镜面厚而晦暗，照出的人影有些扭曲模糊，但四周的边框却雕刻得十分精致繁复，一些金色的百合和银灰色的狼交织成对称的图形，使得镜子整体看起来耀眼夺目。翻转过来，镜子背面还刻有一个锦旗形状的纹章，以及一行早已辨认不清的字母。

迪第埃警官瞄了眼镜子，嘴里嘀咕道：“怎么，这不是加佩夫妇的东西吗？”

“我想应该不是。”

“唔……”迪第埃警官看了看物品清单，“报告上说，这是仿照中世纪风格做的手镜，因为是赝品，并没多大价值，大概是加佩夫妇在旅行途中买的纪念品吧。”

纳纳却单手抵着下巴，看着镜子陷入沉思。

“你想到了什么？加佩小姐？”

“不，也没什么重要的事。”

“没关系，哪怕只是一点小事，说说看也好。”

“那个……这面镜子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但是又一时想不起究竟是在哪里。”

“那么等你想起来时，再打电话给我吧。”

纳纳点点头，若有所思地望着自己在镜中的脸，心里突然有丝莫名的紧张，却怎么也找不出原因。

“另外，还有一件事。”迪第埃警官清了清嗓子，等纳纳抬头望向他时，他才缓缓开口说，“到明天为止，这件案子的调查已经持续一年了吧？”

“是，正好一年。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虽然很遗憾，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提醒你一声，加佩小姐，从明天开始你就可以向法院提出宣告死亡的申请了。”

纳纳惊愕地抬起头，好像完全听不懂他的话似的。

“宣告死亡？”

“是的，老实说，我们认为找到加佩夫妇的希望已经不大了。”

“……等一下！不是已经找到他们的背包了吗？”

“事实上，正因为找到了，才觉得生还的可能性不大。”

迪第埃警官叹了口气，看着纳纳继续说：“你还未成年，又没有别的亲戚，加佩夫妇的积蓄也不多，这次失踪事件对你的生活一定造成不小的影响吧？假如他们被宣告死亡的话，你就可以获得一笔赔偿金，在十八岁以前，你至少拥有一半的财产支配权，这样一来生活就有保障了……”

“当然了，我们并没有放弃搜查，死亡宣告也随时可以撤销，细节方面你可以向律师咨询，我只是提出建议而已。”

纳纳瞪大眼睛，缓缓垂下头，看着地上那个熟悉的背包，视野渐渐模糊起来。

“宣告死亡……”

这一年来她一次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算有过类似的念头，也总会下意识地用各式各样的理由来说服自己，然后不断进行自我催眠：不会有事的，只是暂时失去联系而已，只要我努力赚钱维持这个家，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这样的信念不知道拯救了她多少次，所以现在也一样。说她是自欺欺人也好，固执己见也罢，但只要没有确认死亡，这样的心情就绝对不会改变。

“怎么样？需要为你联系律师吗？”

“不用了，谢谢你的建议，不过……我还是想继续等下去。”

走出搜查办公室的大门，纳纳呆呆地靠在墙上，第一次体会到即便再努力都无法如愿以偿的现实，认清现实的绝望，以及绝望过后如潮水般向她涌来的孤独感。

冬季清冷的凌晨，带着满是泥巴、早已褪了色的沉重背包，她又一次单独回到了家。而失踪了一年的父母，仍然下落不明。

Moon, Magical Mirror, and String 月亮、魔镜和琴弦

被誉为“欧洲最美丽的博物馆”的奥赛宫，就座落于塞纳—马恩省河畔，和著名的卢浮宫以及杜乐丽花园遥遥相对。

由于最近巴黎时尚界掀起了一股洛可可式的风潮，各行各业都竞相跟风，于是奥赛宫也不甘寂寞，顺势打出了“法国中世纪宫廷用具特展”的广告，简单来说，就是将当时王公贵族们所使用的餐具、寝具、洗漱用具等物品，一一陈列出来给人参观。

而纳纳当日的工作，就是要在展览结束之后，整理各类宣传手册，打扫展厅，并检查登记每件文物的编号，以确保没有遗失和损坏。

听起来似乎很繁琐的工作，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费时，因为她负责的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展厅，专门展出宫廷贵妇使用的手镜而已，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过三十多件展览品。

说到镜子，其实纳纳的认知就仅止于“在玻璃背面涂金属”，直到看了介绍资料之后，她才有了新的认识。

世界上最早的玻璃镜诞生于威尼斯，当时这种美观又实用的镜子曾一举轰动欧洲，引起所有贵族的争相抢购，以至于镜子一夜之间增值数百倍，成为宫廷最昂贵的奢侈品。直到一六六六年，法国大使命人从威尼斯偷走制造技术之后，镜子才渐渐地在法国普及起来。

法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名贵的手镜，为历届王后公主所喜爱，有些甚至流传了好几代，可惜大多都在后来的大革命中遭到破坏，只有极少数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一面名为“月亮百合”的水银镜，目前就陈列在这间展厅里。

有关这面镜子的来历，手册上也写得十分清楚：

“月亮百合，一六〇〇年意大利国王赠送给法国亨利四世的王后玛丽·德·美第奇的结婚贺礼，由达尔卡罗兄弟制造，当时的价值大约为十五万金法郎……”

读到这里，纳纳的舌头打了个结，一时间还以为自己多看了几个零，又低下头仔细确认了一遍，才禁不住喃喃道：“真的是十五万，还是金币！天哪，中世纪的贵族这么有钱吗？”

其后还附加了一段注释。这段字也许是引自某个传说，也许是摘自某本古书，也有可能纯粹只是想摆个噱头，总之它是用斜体黑框和其他文字区分开来的，所以看起来格外醒目。

“由于和首相黎希琉发生冲突，叛乱几度被镇压，玛丽·德·美第奇王后屡遭挫败，最后被迫逃往科隆，在贫穷和怨恨中抱着月亮百合死去。死后这面手镜又回到了法国王室，凡是拥有它的贵妇都先后遭遇不幸，于是‘诅咒之魔镜’的称号便逐渐流传开来……”

纳纳一边读，一边走到陈列这面镜子的玻璃柜前，俯下身自言自语：“这就是月亮百合？传说中的诅咒之魔镜？”

镜子呈长方形，比手掌略大，边框左右对称雕刻着许多金色的百合和银灰色的狼，镜子的背面还有一个锦旗状的纹章图案，以及一行模糊不清的文字。

纳纳越看越觉得奇怪。

欸？怎么好像很眼熟的样子……

对了，父母失踪后留下的旅行包里，似乎就有一面这样的镜子。她记得当时看到那面镜子的一刹那曾经有种异样的感觉，为了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她还特意将它带在身边。

这么说来，莫非所谓的“仿照中世纪风格的赝品”，仿照的就是这面月亮百合？

从随身包里把镜子拿出来一比较，果然是一模一样，就连银制部分的氧化痕迹也完全没有区别，看得纳纳心里连连感叹：这个伪造者的手艺还真不是盖的！假如不是其中一面在玻璃柜里，另一面在她手上的话，恐怕一时间谁也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吧？

不过有个问题还是很奇怪。

如果说刚才她见到月亮百合时产生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是因为之前曾见过月亮百合的仿制品的话，那么今天早上见到仿制品时的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又该怎么解释呢？

“难道说，我在很早以前就见过这面镜子了？它果真是传说中的魔镜？”

目光在真品和赝品之间徘徊了几遍，纳纳自嘲地笑了笑。

“这怎么可能嘛，哈哈，我也真是的……”

话音刚落，仿佛在回应她的话似的，一道刺眼的白光在她眼皮底下一闪而过。

纳纳收敛笑容，动作一瞬间定格。

闪……闪光弹？

浑身僵硬地等了几秒，她转了转眼珠观察四周，发现什么事都没发生，这才稍微松了口气，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呼——吓我一跳，还以为遇上恐怖分子攻击了咧，原来只是虚惊一场。”

“啪啦！”

就在这时，一个清脆的玻璃碎裂声，打破了四周的沉寂。纳纳慌张地看向声音的源头，发现装着月亮百合的玻璃盒裂开了一条缝，而散发刺眼光芒的正是这面四百多年前制造的镜子。

正在不知所措之际，玻璃盒又“噼里啪啦”爆裂了好几声，玻璃碎了一地，紧接着，一阵更猛烈、更耀眼、范围更广的白光，将她整个人团团包围起来，没过多久，博物馆的警报声便“嘟嘟嘟”地响彻整座大楼。

真的有恐怖攻击事件！

紧急状况下，纳纳根本来不及躲闪，只能闭着眼睛失声尖叫，仓皇地在这团白光中缩成一团，混乱的脑子里只想着：“完了！炸弹就要在我身边爆炸了，我会被炸得四分五裂，我会死！”

紧接着，各种思绪开始在脑海里翻腾起来。她想到了很多人，她的善良的房东太太、教她小提琴的法语老师、酒吧的光头店长，以及失踪至今都杳无音信的父母……一直等到周围的声音渐渐消退，一切又恢复平静时，她才隐约感觉到，事情好像有点不大对劲。

爆炸的声音到哪里去了？警卫值班室惊慌失措的广播声呢？其他工作人员的惨叫声呢？就算这些都没有，警报声和自动灭火装置喷出的泡沫声总该有吧？

难道……难道她被炸聋了？可是她还能听得到自己的声音啊，只不过在四周鸦雀无声的状况下，她的大叫显得很尴尬就是了。

“啊，啊！救命，救救我……”

依然只有她自己的声音。

而且不可思议的是，明明是在暖气房里，她却觉得有彻骨的冷风在身旁呼啸，好像无视她厚实的衣服，直接钻进她皮肤里似的。

又干叫了几声，纳纳自觉很没趣，于是缓缓松开抱着脑袋的手，睁开眼睛飞快地瞥了瞥四周，只一眼，她就惊讶得目瞪口呆。

橘红色的夕阳余晖照进她眼里，带给她光明的同时，也将她赤裸的身体暴露无遗。除了地上躺着的一面不知是真品还是赝品的月亮百合之外，她浑身上下竟一丝

不挂，一阵寒风吹来，卷走了身上仅剩的体温，飞舞的黑色发丝间，一片绿色的原始森林景象跃入她的眼帘。

“哇啊啊啊！”

纳纳急忙蜷缩起身体，双手交叉挡住胸部，脸色苍白地四下张望。

妈呀，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有人吗……有人在附近吗？听得到我说话吗？”

纳纳口中吐着白色气团，一边拼命摩擦手臂抵御寒冷，一边大声求救。然而回答她的却只有绵绵不断的回音，像是故意提醒她这片森林有多么辽阔似的。

“救命！救救我！这里到底是哪里啊？”

反复喊了几次都没有回应，纳纳终于放弃待在原地等待援救的想法，开始漫无目的地沿着森林小径向前走。

大概已经没希望了吧……无助地抱紧赤裸的身体，她万念俱灰地想。从常理上讲，傍晚时分，又是在这种阴森的树林里，遇到过路人的可能性极低，所以她可能很快就会被冻死了。

可是，至少让她在临死之前搞明白三件事吧：这里到底是哪里？她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她又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

如果她的记忆没出错的话，她明明应该在奥赛宫的展厅才对啊，怎么会一个爆炸之后就突然来到了森林里，而且还是光着身体呢？

“等一等……爆炸之后，裸体来到陌生的地方……”纳纳停下脚步，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个念头，颤抖着叫道，“难道说，我已经死了？这里是天国？”

可是这面名叫月亮百合的镜子又该怎么解释？看着这唯一一件跟随她而来的“身外之物”，纳纳百思不得其解。

“哗……哗啦啦……”

思绪混乱之际，一阵隐隐约约的水花声，引起了她的注意。

拨开树枝望去，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一个小小的、中空的白色喷泉，被薄薄的雾气包围着，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地从雕像的顶端淌下来，落在水池里，发出清脆的声音。

而喷泉的另一头则有着截然不同的景象，树木不再高大茂盛，林木间隔的距离也愈来愈宽，形状各异，但显然经过一番严格的修整。再往后，便是一片开阔的泥地，泥地的尽头影影绰绰有些建筑的轮廓，还有几只家禽在门口走动的样子。

纳纳难以置信地擦了擦眼睛，一边缓缓向喷泉走过去，一边暗自感叹：原来这就是天国的景色啊！四周有种奇妙的温暖感，心里好像真的平静下来了……

等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根本不是什么天国，温暖的只是泉水而已，换句话说，其实是热腾腾的雾气使她的寒冷得到了缓和，让她一时产生错觉罢了。

而在喷泉旁边有一个天然温泉浴池，池边躺了几件白色的衣服，哗啦啦的水声

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有人！纳纳顿时察觉到这一点，下意识抱住身体躲进灌木丛后面，心里又欣喜又慌张，一时间既想大叫着向人求助，又想冲过去跳进温泉，可是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忍住了。

虽说有人就代表有希望，但是万一这些人都是男人呢？她可不想被人看光了身体占便宜啊！就算是遇到紧急状况，人毕竟是人，总要讲点羞耻心吧。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先找一件蔽体的衣物，有了衣服才会有尊严和勇气……嗯，借一件衣服而已，法国人应该不会太小气才对。

纳纳一边在心里盘算，一边说服自己。打定主意之后，她便弯着腰缓缓向温泉挪动，看准离她最近的衣服，拨开灌木伸出手——

一瞬间，一副男欢女爱的画面把她吓得缩了回来。

原来，温泉里的人是因为正在做……爱做的事情，所以才没听见她刚才的呼救声啊。纳纳哭笑不得地想，这下麻烦了，现在她该怎么出场才好啊？

啧！管他的，这种时候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大不了事后再登门道歉好了。

想到这里，纳纳便捡起一根树枝，小心翼翼地伸出去勾了条裙子回来，然后抱着裙子飞速逃到喷泉另一头，手忙脚乱地给自己套上。在拉上最后一道拉链时，她终于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

好了，现在该怎么办？是打扰这对正爱得火热的情侣呢，还是走出树林向村里的人求助？

只要不是变态，一般人都会选择后者吧……哈哈……

纳纳摆出一副苦笑的表情，把月亮百合塞进胸口，提起裙子蹑手蹑脚地向外走，心里只想赶快找户人家要张地铁票，冲到最近的车站，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温暖的家，从此再也不接任何跟展览有关的工作了！

然而天不遂人愿——

“呜！”

就在她穿过森林的边境时，冷不防突然有只手从一旁伸出，牢牢捂住她的嘴，另一只手迅速往她嘴里塞了一团布。随后，一个黑色的布袋子“嗖”的一声套在她的头上，一下子将她锁进了一片无尽的黑暗当中。

在她耳边，一个低沉的男人嗓音悄然响起。

“约娜小姐，你的动作实在太慢，大家都等得不耐烦了，所以我不得不出此下策，请你稍微配合一下吧。”

“呜！呜呜……”

纳纳挣扎着想说，她不是什么约娜小姐，他们搞错对象了！但是根本没有人理睬她。很快地连双手也被绑起来了。

“维克多，抓住她的脚，把她扛到马车上！ ” 最开始的那个男人指挥道。

名叫维克多的男人回答了一声，纳纳立刻感觉到有两个人一前一后将她抬了

起来。

抬着她肩膀的人还好，抬脚的那人动作却十分粗鲁，两只冰冷的手好像铁钳一样夹住她的脚踝，痛得她忍不住大叫了一声。

虽然发出来的只是一声含糊的呻吟，为首的那个男人还是察觉到了。

“轻一点，维克多，别弄伤她。”

“为什么？”维克多似乎愤愤不平地抱怨道，“这些贵族让大伙吃了那么多苦，我正没地方发泄怒气，凭什么要我温柔地对待这种人？”

“这是两回事，别把私人感情带进工作。再说这位约娜小姐并不是真正的贵族，在被贵族收养以前，她只是一个曾经在亲王府里帮佣过的女仆而已，别对她动粗。”

“哼！”

维克多还在不服气地喋喋不休，男人不理睬他，转头向另一些人吩咐。

“雅克，把车门打开，快点！达勒，别东张西望了，你去驾车。皮埃尔，替我把‘那个东西’拿出来，就在我大衣口袋里……维克多……维克多！”

维克多正在把纳纳的脚以奇怪的角度硬塞进马车的座位底下，痛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维克多！够了，给我下去！”

双脚突然得到释放，纳纳重重喘了口气，就听到“咚咚咚”的一串声音响起，然后是维克多的一记惨叫，她猜想大概是为首的男人把他一脚踢了下去。

得救了……呼……纳纳缩在角落瘫软下来。不过她提醒自己，现在还不到松一口气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些男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又要把她带到哪里去，这种时候一定要冷静、冷静！

幸好为首的男人倒是始终保持着礼貌的态度。

“约娜小姐，请你原谅我们的无礼。不过你也知道组织的规矩，行事小心是第一要则，所以在事成之前，我暂时还不能替你取下面罩和布团。”

“可是我根本不是你们要找的人啊！我只是不小心穿了她的裙子而已，和她完全没关系啊！”

纳纳使劲大叫，发出来的却只有呜呜声。

“别紧张，我不会伤害你的，请你冷静下来听我说。”

马车缓缓启动了，马蹄踏在地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

纳纳一边压抑住身体伴随马车上下颠簸时带来的晃动，一边全神贯注倾听那个男人说话，剧烈的心跳声如雷贯耳。

由于太紧张了，她没有多余的心思去想，为什么他们会在一辆“马车”里，当然更没有注意到这些人古怪的用词和口音，反正都是法语，她能听懂意思就好。

“听好了，约娜小姐。”男人以低沉的嗓音贴在纳纳的耳边说，“按照约定，我已经派人把钱交给了你的委托人，圣路易教堂的卢加神父，那么作为交换，你也